

刘鼎华 著

老子

的

重整及校注

LAOZIDECHECHONGZHENGJIAOZHU

《道德经》
研究读本

作者通过对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和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认真研究，将现行本《老子》进行了重整和校注，让我们重新全面清晰地认识《老子》及老子「道」的真源。

作品立论高远，言辞恳切，力排众议，自成一家。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刘鼎华

老子

的

重整及校注

LAOZIDECHONGZHENGJIAOZHU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

作者通过对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和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认真研究，将现行本《老子》进行了重整和校注，让我们重新全面清楚地认识《老子》及老子“道”的真源。

作品立论高远，言辞恳切，力排众议，自成一派。

《道德经》
研究读本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道德经》研究读本”之

《老子》的重整及校注

刘鼎华 著

责任编辑 陈前进

封面设计 王 旭

版式设计 王 旭

出版发行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北路 25 号

电 话 010-61265727

邮 编 102600

印 刷 福州日晟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978-7-900272-28-7

定 价 80.00 元 (盘配手册)

自序

一、《老子》重整的必要与可能

1. 《老子》其实在还没有公诸于世之前就已经被弄乱了，虽经过像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甲、乙、丙种本等的相应整理，像马王堆帛书《老子》甲种本的再次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帛书乙本的相应修改，再后来以王弼、河上公为代表的再次重新整理，直至整理成这之后两千年里普遍流行的《老子》通行本为止，人们一直以来并没有将《老子》的章节次序整理妥当，因此笔者认为《老子》有必要进行再次的整理与校订。

2. 由于《老子》章节次序的纷乱，再加上后世传抄过程中的添删错漏，甚至有些人出于某种需要的篡改，这就必然影响后世对《老子》的全面认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混乱，以此看来，《老子》确有必要再次全面重整。

3. 尽管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是乱了章节的《老子》一书还在，也就是相应的物证还在。而且，自从马王堆帛布《老子》以及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相继出土，人们也就有了更加丰富的物证，充分说明《老子》不但必须重新整理，而且还可以实现尽可能恢复原貌的整理，因为郭店竹简的出土至少可以将人们的视线带到约战国中期前后，因而其离原始的真相并不远。

4. 实践证明，《老子》一文不但必须重新整理，而且还可以整理得好，可以将文章各个章节的文路整理得顺畅连贯，不





老子的重整及校注

信请见笔者的《〈老子〉的重整及校注》。这也就从事实上说明一些人对《老子》一文是如何形成的各种看法、各种猜想是没有道理的。试想《老子》当初要只是笔记册子上的零星的语录的话，或者只是像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那样，那么无论如何，就是后人再怎么努力，恐怕也于事无补。

二、重整《老子》意义重大

1. 有益于人们重新全面清晰地认识老子、认识《老子》、认识“道”。

2. 通过重新的校注与评点，有助于澄清观点、清除误解、统一认识。比如：（1）如今还有不少人误以为，老子主张“无为”，有明显的出世倾向；（2）有人宣扬“道”的不可知论，将“道”神秘化、老子神秘化。（3）以往人们对老子的主张，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也一直争论不休。所有这些，通过笔者对《老子》的重整与校注，应该能得以较好的解决。

3. 通过《老子》的重整，可以让人们重新全面认识老子，还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老庄其实不同“道”，从而可以解决自汉代以来以司马谈（注：其子司马迁的看法不同）为代表的对先秦诸子的甚为不科学不正确的相应归纳分类，代之以更加科学的分类。就像如今任继愈等人在《中国哲学史》中所分析、归纳的那样，必须对老、庄、孔、孟、荀等人进行重新评价重新定位才是。只有这样实事求是地去求得历史本来面目的恢复，才有可能打破两千多年来人们思想深处的思维定式，代之以全新的世界观、唯物的历史观。

4. 可以一扫自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势的衰弱而带来的“在哲学科学领域，中国没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有的只是从西方借来的”消极情绪的阴霾，因为理顺了章节次序的《老子》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自己可以引以自豪的一整套东西，这显然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

三、几个必须注意，值得商榷的问题

1. 在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备受青睐、国学倍受关注的今天，一切有头脑的聪明的人，是否应该也像对待外来文化一样，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分为二地正确看待民族历史的遗产。

2. 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就必然有破有立、不破不立。不过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旧习惯势力在习惯性思维作用下的顽强抵抗，因而求得改变，哪怕是仅仅只求得思路上的改变，不在破除旧的东西、旧的习惯思维上下苦功夫，恐怕都不容易办到。比如，要对过去人们早已习惯了两千多年的《老子》通行本进行否定，要重新整理他，恐怕也就没有那么容易，甚至还会受到颇多的责难。就连明显感觉到《老子》混乱的南怀瑾也望而却步，最终还是觉得没有再整理的必要（见南怀瑾《老子他说》）。

要否定，总会破坏一些人的良好感觉，破坏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必然会引起一些恐慌，甚至有人还怀疑会不会破坏业已形成的早已习惯了的良好和谐气氛。会吗？这要看怎么说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笔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者要的不是不讲是非的一团和气，而看中的是和而不同、和而大同。应该允许文化的多样性、允许各种思想的相互交锋。对思想上的问题，只要不一棍打死，真理是会辩明的，只有这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就一定能够形成。

3. 笔者相信，任何一个有心人都不难发现今本《老子》（也即至汉代后流行了两千多年的《老子》通行本）的混乱，就像美籍华人郑鸿指出的那样，很显然今本《老子》的内容仍缺乏结构和连贯性。不过两千多年来，大多数的人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视它，回避它，甚至不顾《史记》的记载而任意地注释他，说什么《道德经》原先可能只是随手记录下的一些语录，而后才编撰而成的。是这样吗？这显然有悖可靠的历史记载，因为《史记》早已明确记载那篇文章是老子被迫滞留边关



老子的重整及校注

一气呵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老子》一文的混乱呢？笔者也在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之后，才慢慢地有了这样的觉悟。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乙、丙种本残卷的出土，就更加清晰地表明《老子》的混乱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因为这些版本尽管残缺不全，而其各个章节的次序并不尽相同，也不相同于在秦汉时流行的帛书本，更不同于现行的《老子》通行本。根据上述情况看来，混乱至少应该发生在战国时，甚至应该在这之前早已经发生。因而笔者认为，造成《老子》一文混乱的时间点，最大的可能就在老子写好并离开边关之后，而又未公诸于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老子》没有被弄乱，而且已经被公诸于众，那么如此精彩且深刻的文章，怎会那么容易被别人忘却，而让那乱了简册次序，需经过人们不断整理，又没有完全整理好的文章流传于后世呢？笔者以为答案只有一个，只因为边关的条件简陋，无论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原因，都极有可能造成写好的简册次序的混乱。而当想要将其公诸于世时，关令尹喜才发现文章各简册已被弄得乱七八糟，这怎么办？就像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所描述的那样，不知所措而又热心不减的关令尹，甚至连官都不做了，想要去追寻老子，可是他却遍寻不着，无可奈何的他，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地求教那些当时还算有学识有名望的一些士人学者，来对已乱了的《老子》分别加以整理，尽管最终的效果不见得很好，但也总算有了像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甲、乙、丙种本等那样各版本（可能还包括到秦汉时还在流行的帛书《老子》甲种本的祖本），接着又有了帛书乙本，再接着又有了大约是汉昭帝时，或这之后再次重新整理，而却也没有完全整理好的《老子》通行本的流行，直到如今。以上所说就是笔者对《老子》章节混乱问题的基本看法。

4. 既然认识到《老子》一书的混乱，那么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对待呢？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谈到的相应看法，似乎颇具一定的代表性，他写道：

“《老子》一书的章节划分，各章的句法排列，每句的句读，是千古以来被人怀疑的问题，而且很难下一个确切不移的答案。……大多数都是刻在竹片上的所谓‘竹简’，放置时，东一堆、西一堆，很不方便，如果因为搬动，毁坏等等事件，后来加以整理，就难免章节上的前后倒置，文字上的讹误遗漏，希望整理得和原来一样，丝毫不变，实在相当困难，而且年代久远，难于考证。不过，这本《老子》（注：应指《老子》通行本），已经整理得很好了，并且已经流行了好几千年，现在若再整理，移动章节，不但困难，亦徒然增加研究者的困扰。”

以此看来，好在鄙人学识浅陋，心里自然少了一些计较，也少了一些框框，因而有幸在看到《老子他说》之前，就在受到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的启发下，开始明显地意识到，即使是《老子》通行本也并没有将《老子》的章节次序整理顺畅。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就贸然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性的进一步的整理。美籍华人教授郑鸿也有相似的作为，只不过他仅将《老子》原先的各章节，分别放进由他自己所设计的宇宙论、辩证法、循环法、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等九项框框之中，而实际上也并没有将《老子》内含的各章节完全理顺。看来有失于主观随意性，从而也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依笔者看来，如今人们诺能够尽量地依《老子》的各种古老的版本为范本，并尽量地顺着作者老子的原意，进行实事求是、合乎逻辑的重新整理，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积极之举。

很显然，笔者不但解决了以什么样的态度，怎样对待《老子》混乱的问题，而且还以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积极态度，解决了对已乱了章节的《老子》如何整理的问题，从而对《老子》本来面目的基本恢复大有裨益。

5. 关于《老子》重整中的相关文字的校订问题

(1) 关于“有”与“为”的问题

今本《老子》中的不少的“为”字系“有”字之误抄，甚或还是刻意的篡改。为什么这么说呢？拿该文原第43章来说



老子的重整及校注

吧，今本是这样写的：“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致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对此，凡是稍有常识的人，应该不难看出，行文中的矛盾之处。依笔者愚见，“无有人于无间”的自然现象，能给与人的启示当然应该是“无有”的厉害之处，有益的作用之处，而决不是什么“无为”的益处，况且“至柔驰骋于致坚，无有人于无间”的明显作为，哪还有什么“无为”可言。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问题应该不在作者，而显然出在后人的不理解，甚或是有人故意的篡改。以笔者看来，至少是人们对老子的“无有”（也即是“无”）、以及“有”的概念不甚了了的结果，就必然会生出许多的误解来，因此今本《老子》第一章，就将老子的“道”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概念“无”与“有”，经后人的不适当评点，生生地造出了什么“无名”、“有名”、“无欲”、“有欲”等一些不知所然的概念来。就像这样，接下来陆续出现一系列的错误，看来也就在所难免了。因而，除了上面说到的原第四十三章之外，还有原第二、十一、三十二、三十七、五十一、六十三、六十四章等各处均出现了将相应的“有”改成了“为”字的错误。为了弄清问题，这里不妨再重点讲讲原第37章。这个章节的开头第一句，帛书本写成：“道恒无名”。为什么这么写呢？笔者认为，这可能因为当时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的人对“无”的认识还不够了然于胸，也不够坚定，因而当人们误以为不但在第一章谈到了“无名”，而且在第三十二章还谈到了“道恒无名”，那么在第三十七章也写着“道恒无名”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吗？殊不知当时人们对原第一章、第三十二章的句读评点早已出了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章外，让我们不妨再看看第三十二章应该怎样句读评点吧。过去长时间以来是这样评点的：“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依笔者的看法，这不太妥当，正确的评点应该是：“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问题还在于人们怎么能够说“道恒无名”呢？因为尽管作者还没有给“道”一个正式

的命名，但还是给弄了个别名叫“道”还强名为“大”，这看起来不是很矛盾吗？也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统治者的需要，通行本的编纂者竟将第三十七章第一句改为“道常无为无不为”。为什么做如此明显的改动呢？后人不是很欣赏“无为”二字吗？为什么不只做一些轻微的改动，改成“道常无为”不就行了吗？不过明眼人很清楚，“道”哪有一点无为的样子，相反“道”确是无所不为的呀！看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吧。那么这样做对吗？笔者认为不对，起码不合适，不信请看《庄子·天下篇》，庄子指出“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成物为实。”这不就再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老子、关令尹依“道”的客观实际所建之的是“道”的常（也即“恒”）“无有”为概念整个理论体系而言；而且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人认识客观世界的是非标准时，还曾指出：“……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这清楚地表明，在庄子那里已经对“无有”有了本质的认识，认识到了那些看似“无”而其实却是“有”的物质存在的客观实质，因而笔者认为，第三十七章一开头的正确表述应该是“道恒无有”。而这一概念其实应该是作者从“无有人于无间”这样的客观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并作为“道”的一个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概念而提出来并加以使用的，而且作者还马上将这“无有”直接命名为“无”，为“朴”。而接着才有了第三十二章的“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的提法，其实这上下，从第四十三章开始，全部涉及对“无有”、也即“无”的相应讨论。以这样看来，过去人们对“无”与“有”恐怕大多缺乏清醒坚定的认识，从而做出错误的句读评点，也应该跟《老子》乱了章节之后，容易模糊人们的认识有关。笔者还认为，也有可能跟人们对古文字的认知有关。比如“𠄎”字，笔者认为就是“有”的古时代的象形会意文字。首先，“𠄎”字应该是表示一个顶着脑瓜弓身直立的人的意思，





老子的重整及校注

而“𠂇”则应该表示一个人摊开了自己的双手想要拥有的意思，也即是一般的“有”的意思，而“𠂇”则就更形象的表示，那摊开双手的人形象地拥有了一箩筐（“𠂇”）东西的形象具体的“有”，也即实际上的“有”的意思。比较而言，在《说文解字》中“有”的古文字，其实也有相类似的写法写成“𠂇”，其中不过是形象地将一簋子东西放在了左下角而不是左边而已。当然在古文字中与摊开手劳作的人有关的还有“作”、“事”、“卑”（这里可能还有两种写法，其一表劳作的下人写为“𠂇”，其二在田里劳动的奴隶写为“𠂇”）等。笔者认为，为表达人的为事、作为，在老子这里，也有“为”字的应用，而且还可能与“有”字相近，只不过其在摊开的手上多了一件工具而已，写作“𠂇”（见《郭店楚墓竹简》，荆门市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竹简甲Ⅱ，对应原通行本第六十六章，后文所注对应原本均指原通行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就难怪“有”与“为”容易混淆（注：《说文解字》中的“为”字相对就复杂得多）。

（2）关于“尊”与“智”的问题

在古文字中，“𠂇”应该是表示常动口善言谈的智者知者的意思，而“𠂇”则不同，从象形文字的角度看，其上半部的左边为“大”，而右边为“人”，而其下半部则有尊口少开的意思，因而有“尊”的意思，而智者则不同，其显然多了一个“口”（见竹简甲本Ⅰ“𠂇𠂇𠂇𠂇”应该译为“绝尊弃卑”，而不是什么“绝圣弃智”，或者什么“绝智弃辩”才是对的）。

（3）关于“复”与“远”、“遥”的不同

从竹简甲1上看，“复”字的古文字应写为“𠂇”，那么其就与简甲本6、13及简丙本5的“𠂇”字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从字形上看，后一个字至少要比古“复”字多了两个偏旁，特别是多了一个“𠂇”走之底，那么这后一个字最应该是什么字呢？而依相关文章的文意来看，其最大的可能只能是“远”字，而不是其他，具体的请看简甲6与简丙5（对应原

第六十四章)文应该写成:“圣人……学不学,远众人之所过”,而不应该是什么“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再拿简甲13(对应原第十六章)来讲:“𠄎𠄎寡𠄎”应该判读为“居以寡远”而不是王弼本的“吾以观复”,这是因为,同样的古文字“𠄎”,在简甲9、简丙4中也均判为“居”字而不是“吾”字(吾字另有写法);而“寡”字在简甲1中也已经判为“寡”字,而不是“观”字;而“𠄎”字更不是“复”字,而应该是“远”字。附带还必须说明,由于上述情形,看来,简甲11(对应原第二十五章)的“𠄎”不好再译为“远”字,而只能译为“遥”字。

关于文字校订方面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一些,这里也就不一一列举了。但需要声明一点,关于古文字本人缺乏研究,更不是学者专家,以上所说仅供参考。

6. 关于如何正确评点原先没有标点符号的《老子》的问题

如何评点《老子》一文的问题,前面也已稍有涉及,从中人们也不难看出,怎样正确地评点,对如何正确全面地理解老子的思想关系重大。仅拿原第一章来说,正确的评点无疑从一开始就使人能对“道”、对“无”与“有”有个初步的清晰的认识,从而知道“无”又可以“名万物之始”,而“有”又可以“名万物之母”,因而当人们长久地关注“无”的时候,就是想要观察其微观的状态,而长久地关注“有”的时候,就是想要观察其宏观的状态。这“无”与“有”两者同出,虽然看上去名字不一样,而其实说的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按照不恰当的评点,就不但模糊了人们对“无”与“有”的认识,而且还凭空地多了几个像“无名、有名、无欲、有欲”等这样几个与“道”基本上毫不相干的糊涂概念来,以致搅得两千多年来人们不知所以然地众说纷纭。还有像原第三十七章、第三十二章,过去人们也曾有不恰当的评点;还有原第一章、第四章也有相应的不恰当的评点;再有原第四十一章,通过笔者的重新评点,不但能够将建言者的建言突出了现来,而且还将作者对



老子的重整及校注

建言的看法显现了出来（见笔者的《〈老子〉的重整及校注》）。具体的也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7. 如何辩证地看待软与硬、虚与实的问题

以欧洲的经验看，是文艺复兴给欧洲带来生机，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大变化、大发展；而我们中国呢？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显然也促进了中国现代的发展，由此看来，人们确实不应该忽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忽视看似虚的软实力的作用。

笔者认为，对《老子》的重整应该有益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有助于中华民族的软实力的提升，因而，希望《〈老子〉重整及校注》的课题能够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并能大力支持以促其成功。

刘鼎华

2009年3月12日

導言

我国哲学史学界对于老子以及体现老子基本思想的《老子》一书，直到今天还是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使其大有成为“老大难”问题之势。

仅以《老子》来说吧！

说到《老子》，人们自然就地想到了以河上公、王弼注本为代表的《老子》通行本，究其原因，大约这是因为近两千多年来，多数人有缘见到的较好版本，而且还由于历代不少名人不断地以其作为范本加注解，其影响由此经久不衰。而实际上，随着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相继出土，人们可以发现，《老子》通行本显然不是有史以来唯一的版本，其至多只是个在流传了近四百多年后的，并经过多次整理改编过的一个版本而已，是一个相对适合两汉之后，大多数封建统治者胃口的一个版本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老子》通行本，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其各章节之间次序凌乱、文意不连贯不通顺的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老子在边关城下所写的，就是现今流行的版本吗？答案显然值得探究。问题总不至于出在学识渊博的老子身上，出在老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之上吧？那问题又能出在哪儿？

大家应该都熟悉《史记·老庄列传》的记载：《老子》是老子离周至关后，应关令尹的请求，滞留于主客观条件均颇差的边关城下写就的，由于条件的限制，再加上人们的疏漏，都极有可能使得已写好的书稿简册在还没来得及公诸于众之前，就被人为弄乱了的可能；而当关令尹欲将其公诸于世时，又由于作者的不知踪迹，而失去了让其本人加以复原的机会。在这尴尬的局面下，退而求其次的关令尹，也只好任由那些对



老子的重整及校注

“道”颇感兴趣，但学识修养并不尽相同的各类学者对已乱了次序的《老子》加以各不相同的整理，于是世上就有了不尽相同的《老子》各版本的出现。如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甲、乙、丙种本以及到秦汉之间尚在流行的马王堆帛书《老子》本的出现并流传。而且又有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改编的《老子》通行本的长期流传。不过，所有这些已知版本均没能解决好该文各章节间的次序凌乱的问题。不但如此，整篇文章还可能由于传抄过程中的错舛，甚至出于某种需要而不惜进行故意的篡改，从而对该文形成伤害，扭曲文意，增添混乱，大有让《老子》变得更加微妙难识、云遮雾罩之嫌。

事情果真如此吗？证据又在哪里呢？

当年都没能被证实的问题，由于两千多年历史的湮灭，人证确实是早已不存在了，不过物证倒还是有的，那就是《老子》本身，就是《老子》通行本以及近些年来考古发掘的各版本。受考古出土的《老子》各版本特别是帛书《老子》的启发，笔者认为，无论是先秦战国时期，还是在秦汉之间，我们先人曾不止一人也不止一次地对《老子》进行过整理改编。只是直到整理成《老子》通行本，都没能将《老子》整理顺畅，反而因人们的不断曲解与篡改而变样。怎么办？要想重新认识老子，最起码的就要全面重新整理已有的《老子》一文。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十多年来，笔者克服了因学识浅陋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几经摸索，终于整理出一篇较为通顺的《老子》。不但如此，重整的《老子》所取得的突破，将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解读老子及其所体现的老子思想，有助于解开围绕着老子的一系列历史之谜，消除纷争，从而使中国古代的辩证唯物思想有个更加清晰的脉络，更为准确的定位。还可以使中国的哲学思想在整个世界的哲学史上添上更加浓重的一笔。确凿的事实证明，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文明的中国，一个不逊于任何民族的有着优秀文化的国度，在哲学思想理论领域的表现，绝对不会那么低劣的。如若不信，请看看下面重新整理并校注的《老子》吧！

目 录

自序.....刘鼎华 1

导言..... 11

上篇 “道法自然” 篇

第一章 “道恒无有” 章..... 1

第二章 “道生德畜” 章..... 96

下篇 “希言自然” 篇

第一章 “人之道则不然” 章..... 146

第二章 “长生久视之道” 章..... 259

后记..... 324



上篇 “道法自然” 篇

第一章 “道恒无有” 章

第 一 节

道，可道，非恒道也；^(一)

名，可名，非恒名也。^(二)

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三)

故恒无，欲以观其眇；恒有，欲以观其徼。^(四)

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五)

【校 注】

【校订】上述文字原系《老子》通行本第一章（系指自汉代以来一直流传至今的，由河上公、王弼等所编定的章节次序而言，下同，略过。）现笔者还将其作为重整的《老子》上篇第一章第1节，因为这是这一节文字的最佳定位，在这里老子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地将“道”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总命题而首先提出来的，而在其后的文章中才为此“道”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演绎。

【章旨评析】伟哉，老子！他能见人之未见，见微而知著；识人之未识，早早地认清整个宇宙本源本体的“道”的基本面目。